

精神诚实：AI时代稀缺的资本

当外部智能越来越廉价，决定个人与组织上限的，将是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不利于自己的事实。

一个人最难承认的事实，通常不是世界有多残酷，而是这个事实会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。

我们很容易承认抽象意义上的人性幽暗，却很难承认自己的善良可能只是未经诱惑；很容易承认 AI 正在变强，却很难让它进入那些真正定义自身价值的工作。因为一旦进入，问题就不再是“AI 有多厉害”，而是：我的判断是否真的高明，我多年积累的能力是否仍然稀缺，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值得继续，甚至，我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。

有些人靠不深想来维持道德感，也靠不深用来维持能力感。

一个从未正视过自己的嫉妒、虚荣、占有欲和残忍冲动的人，未必已经战胜了它们。他可能只是被环境、规则和代价保护着，从未走到必须选择的地方。世俗秩序替他挡住了深渊，他便把没有坠落误认为已经越过深渊。

人对 AI 的态度也常常如此。人们愿意让它润色文字、整理资料、补全代码，因为这些用途只会增强自己，不会重新定义自己。真正令人不安的，是让它参与选题、推理和判断，让它攻击最核心的假设，让它指出一个投入多年的方向不值得继续。我们并非不知道 AI 可以被使用得更深，只是本能地为自己保留了一片不受比较的领地。

这种领地过去可以长期存在。知识壁垒、职业资历和组织层级足以保护一个人，使他不必要持续证明自己的判断。一个教授可以依靠过去的训练保持权威，一个管理者可以依靠职位保持决策权，一个组织可以依靠既有流程重复自己。即使其中存在大量自欺，也未必立刻妨碍运转。

AI 正在改变这件事。

它带来的不只是更多知识或更高效率，而是一种可以随时进入任何认知活动的外部智能。过去需要漫长训练才能获得的写作、分析、编程和推理能力，正在变成可以即时调用的公共资源。当外部智能越来越廉价，决定人与人差距的，就不再只是各自拥有多少知识，而是谁愿意让这种智能更深地挑战自己的假设。

这要求一种比聪明更罕见的能力：容纳不利于自己的事实，而不立即把它扭曲成有利于自己的解释。

我把它称为精神诚实。

精神诚实不是谦虚，也不是习惯性地贬低自己。它甚至不要求一个人总是怀疑自己。它所要求的只是：当证据真正出现时，不因为结论伤害身份而降低证据的分量。一个研究方向不值得继续，就终止它；一项能力正在商品化，就重新学习；AI 的判断更好，就改变工作方式。它允许一个人在事实面前失去旧的自己，而不急于证明旧的自己仍然正确。

因此，AI 使一种原本近似于私人品格的东西，开始直接关系到生产能力。

同样的模型在不同人手中产生的差距，未必主要来自提示词技巧。有些人能够让 AI 检查自己最珍视的观点，暴露知识结构中的空洞，接管原本用来证明个人价值的工作；另一些人只允许它处理那些不会改变自身位置的任务。后者拥有同样的模型，却只能使用模型中不威胁自己的部分。

组织也是如此。

一个组织真正使用 AI 的最清楚标志之一，不是部署了多少助手，举办了多少培训，生成了多少材料，而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因此被取消或重新设计。某道审批是否消失，某个失败项目是否停止，某些岗位是否被重新定义，原本属于上级的判断权是否转移给更接近事实的人与模型。假如 AI 只能被加入旧流程，却不能证明旧流程没有必要，那么组织接受的只是工具，而不是工具所揭示的现实。

这或许也是技术能力可以按月跃迁，而社会生产迟迟不能与之同步的原因之一。模型可以在一夜之间更新，人的身份不能；能力可以被迅速复制，权力和利益不会主动退场。每一次真正的技术吸收，都隐含着一次地位重估：哪些经验不再稀缺，哪些权威不再必要，哪些投入应当被放弃。技术进步的速度受制于算力和算法，社会吸收技术进步的速度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能够承受多少自我否定。

于是，AI 时代最深的瓶颈或许并不在机器，而在人。

我们仍然习惯把人的价值建立在某种不可替代性上：人理解意义，拥有创造力，能够承担责任，具有主体性。每当 AI 突破一层边界，人们便退到更抽象的一层，试图重新找到一个机器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地。但人的尊严其实不必建立在机器的缺陷上。

人拥有权利，不是因为人永远比机器聪明；人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，也不是因为机器永远无法理解什么对人重要。道德地位与生产稀缺性是两回事。人完全可能保有不可让渡的权利，同时失去大量曾经不可替代的能力。责任仍由人承担，并不意味着所有工作必须由人完成。

承认这一点不会贬低人。恰恰相反，只有当人的价值不再依赖“我永远不会被超过”，它才第一次获得了稳定的基础。

真正成熟的人，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黑暗，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始终强于工具。他能够承认，自己的道德可能未经检验，能力可能并不稀缺，过去的成功也可能正在失去解释力。但他不靠否认这些事实维持尊严。他看见，然后选择；失去旧的位置，然后重新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。

AI 时代不断逼问人的，最终不是“你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”，而是一个更朴素、也更严厉的问题：

当事实不再照顾你的自我想象，你是否仍有能力按照事实生活？